

重新錘鍊從內心響起的母語

採訪撰文 | 邱映寰 · 繪圖 | CHuyu 筑郁

洪明道



洪明道曾以小說《等路》獲得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及蓓蕾獎，於他而言，台語文學寫作除了是語言探索的趣味，也是從聆聽內心聲音開始的真誠追尋。2024年參加捷克「作家閱讀月」的時候，洪明道以台語朗讀作品，將多元豐富的母語音律帶到異國，讓更多讀者聽見屬於臺灣的另一種聲韻。

台語文創作經驗談

Q 為什麼會開始進行台語文創作？

A 起初我的台語也沒那麼好，但大學畢業前試著創作時卻發現，內心就是會冒出台語對話的聲音，所以我特別去雙連教會學羅馬字、輸入法。第一本《等路》使用華、台語交雜其實是因為我當時的台語文書寫還不夠成熟，我覺得真的要一兩年之後才會完全上手。今年我正在準備全台語的非虛構作品，繼續練習寫全文的同時，也想證明全台語創作可以是非常好的作品。

Q 對於使用台語正字或羅馬拼音的想法？

A 我還是傾向盡量要用台語正字或羅馬字書寫。因為用漢字書寫的話，可能會讓讀者沒意識到這是在寫台語，以及就算是同樣的漢字寫法，不同的音調就會有不同的意義，例如「後日」念 āu-jit 是「改天」，āu--jit 就是「後天」^{註①}。

Q 有沒有特別喜歡的台語詞彙或說法？

A 我在蔡秋桐的小說讀過、覺得很有趣的一個講法是「雞母屎半黑白」，指的是當時臺灣人一下子講台語、一下子講日語的情況。真的是非常傳神的形象，也是農業社會才會想到的說法，將被殖民時另一個語言進入社會的影響，比喻得很貼切。

在捷克說台語

Q 為什麼會想在捷克的作家閱讀月用台語朗讀作品？

A 主要是覺得臺灣文化的對外輸出，目前都還是以華語為窗口，有一點可惜，因此我事前有向主辦方表明想要朗讀台語，但那邊沒有人能將台語翻譯成捷克語，所以我先提供華語稿，讓他們翻譯成捷克語的投影片，現場再由我先生聽台語、幫忙切換投影片。許多聽眾儘管聽不懂台語，都還是搭配著字幕，聽得很專心。

註①「āu-jit」中的「āu」會因變調改念第三調，但「āu--jit」有輕聲符號「--」不變調，所以「āu」念本調第七調。

Q 當時有沒有獲得印象深刻的回饋？

A 在斯洛伐克的活動結束後，有位久居當地的臺灣人跑來找我，因為他爸媽也都會講台語，聽到全台語朗讀讓他感到很親切、有回到臺灣的感覺。我在捷克分享台語書寫的歷程之後，也有另一位讀者來給我看捷克語的文字，因為其實捷克文學史跟臺灣的很相似，他們也面對一個強大的外來語言，因此有一代的知識分子全都只會德語、不會捷克語。到很晚近的時候，他們才刻意去學捷克語，讓捷克文學變成一個獨立的分支。

Q 對於這次活動的其他觀察或心得？

A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，捷克各城市的團隊會因應當地的特色屬性來設計活動，比如說在布爾諾是結合劇場空間，變得比較有表演性質；斯洛伐克是辦成類似露天電影院，邊聽講座還可以邊點酒喝，非常放鬆，也有小孩只是路過玩耍、好奇看看，整體卻還是相當融入。臺灣好像舉辦跟書相關的活動都比較嚴肅，但在捷克那邊就感覺很 chill。

●●● 日常閱讀記事

Q 平常閱讀時有什麼偏好或習慣嗎？

A 我有強迫自己要用 Notion 做筆記，不然經常看了之後就忘記，很可惜，所以看書時我會開著電腦，覺得哪裡寫得很有趣，就趕快筆記下來，看完至少要寫小小的評論。假如 Notion 當掉的話，我就會沒辦法看書（笑）。

Q 最喜歡的、近十年出版的台語文學創作有哪些？

A 想特別提兩本還沒被經典化的台語文學。一本是陳正雄的短篇小說集《灶雞仔》，是描寫作者年幼時在臺南的一些故事，將民國六七〇年代、甚至更早前之的臺灣鄉村氛圍描繪得很好，也善於形塑人物和族群交會情形。再來是洪淑昭《錦荔枝的滋味》，書寫保守社會女性在追求愛情、生涯發展間的抉擇，尤其刻劃了高雄港邊因船業形成的特殊聚落。

Q 有什麼推薦給台語文創作新手的書？

A 我會推薦陳明仁《拋荒的故事》，是在台語文還沒標準書寫化的年代，很早一批以羅馬字、漢字、白話字書寫的作品，對初學者來說較友善，且每篇故事短卻又饒富轉折。現在的台語創作某種程度也在對抗語言的流失，會盡力避免華語化，這套書的台語詞彙就非常道地。

●●● 作家推書 ●●●



《灶雞仔 Tsau-ke-á：台語短篇小說集》
陳正雄 | 著、前衛 | 出版 (2021)



《錦荔枝的滋味》
洪淑昭 | 著、九歌 | 出版 (2022)



《拋荒的故事》全套書（共 6 輯）
陳明仁 | 著、前衛 | 出版 (2012)

邱映寰

臺南鹽分地帶少女。現為在 GIS 和臺灣文學間打滾的菸酒生。最近因變回 J 人感到幸福，同時喜歡身心仍留有 P 的彈性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、雙北文學獎現代詩組佳作。作品散見於《自由副刊》、《鹽分地帶文學》等報刊雜誌。